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世界冠军 丹尼

每年十月一号，
有钱的哈利先生都要在自家的林子里举行狩猎宴会，
而上百位小官员又前来猎捕野鸡。

牧师的太太买了一辆特别的汽车，
发生了什么事？
她走得太快，在大路上，她撞了一大片云彩似的野鸡，
它们都飞到天上去了。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世界冠军丹尼

刘海栖 / 主编

[英]罗尔德·达尔 / 著

紫岫 / 译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冠军丹尼 / [英] 达尔著; 紫岫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4.4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 刘海栖主编)

ISBN 7-5332-4114-2

I. 世… II. ①达…②紫…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135 号

丛 书 名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书 名 世界冠军丹尼

著 者 [英] 罗尔德·达尔

译 者 紫岫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 × 200mm32 开

印 张 7.875

千 字 96

I S B N 7-5332-4114-2/I·948

定 价 16.0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3-135

Danny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Copyright © 1975 by Roald Dahl Nominee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UK

ALL RIGHTS RESERVED

罗尔德·达尔网址: www.rolddah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目录

1	汽车加油站	1
2	大块头的友好巨人	8
3	汽车、风筝和热气球	15
4	父亲深藏着的秘密	27
5	神秘莫测的方法	39
6	维克多·黑泽尔先生	49
7	小奥斯汀	58
8	陷阱	73
9	斯宾塞医生	90
10	了不起的狩猎宴会	99
11	睡美人	112
12	礼拜四去上学	120
13	礼拜五	142
14	在林子里	149
15	护林人	164
16	世界冠军	172
17	出租车	186
18	家	193
19	押车宝宝	201
20	再见，黑泽尔先生	214
21	斯宾塞医生带给人的惊讶	228
22	我的父亲	237

1 汽车加油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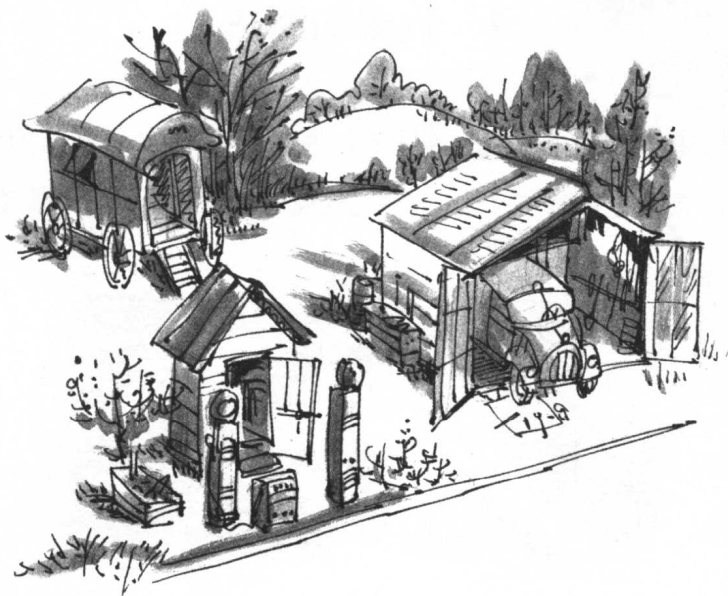
我长到四个月头上，母亲突然离开了人世，养活我的事儿一股脑全丢给了父亲一个人。这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看法。



我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从四个月往上数，在我整个的童年当中，家里就只有父亲跟我两个人。

我们那时住在汽车加油站后院一辆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里面。我父亲就掌管着汽车加油站，还有那辆大篷车，还有它们后面的一小块农田。不过，这大约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了。汽车加油站很小，就在乡间的一条公路上，周围全是农田和长满树木的小山。



我还是个婴儿那阵子，父亲给我洗澡、喂饭、换尿布，做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通常做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特别是在他还得靠修理汽车，靠给顾客加油谋生的时候。

然而，父亲好像并不怎么介意。我觉得，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对她所有的爱，现在都倾注在了我身上。早年，我从来没有半刻的不高兴或者病痛。哦，现在我要过五周岁生日了。

你该看得出来，我是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浑身上下油渍



麻花的，这是因为我一整天到晚呆在车间里，帮着父亲修理汽车的缘故。

加油站上只有两个油泵，它们后面的一间小木头房子是办公室。里面摆着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放钱的现金出纳机——就是你按一下按钮，就响起铃来，接着抽屉砰的一声弹出来的那种。我那时很喜欢干这些事儿。

办公室右边，那个四四方方的砖房就是车间了。是我父亲亲自悉心呵护着修建起来的，也是那地方独一无二的、最



罗尔德·达尔



坚固的建筑。“咱们可是工程师了，你跟我，”父亲常常说，“咱们靠着修理汽车引擎维持生活，在破破烂烂的车间里是干不好活的。”那真是个很好很好的车间，大得开进一辆汽车绰绰有余，四周还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干活。

大篷车又是我们的房子，又是我们的家。它名副其实地是辆吉卜赛人的旧车，大大的车轮，车身上全是用红、黄、蓝三色画出来的精美图案。父亲说，它起码有一百五十岁了。还说，不少吉卜赛人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在它的四堵木壁当中长大成人。套上一匹马拉着，它想必沿着英国的大道和小



径，漂泊了成千上万英里的路程。而现在，它的漂泊变成了过去。因为它那些木头车轮的辐条已经开始腐烂，父亲便在底下垫上砖头，把它撑起来。

大篷车里只有一个房间，比现代的一般浴室大不了多少，房间狭长，同大篷车的形状一样。靠后壁是一上一下两张吊床，上面的归父亲用，下面的归我用。

虽然车间里有电灯，但大篷车里不允许我们使用电灯。管电的人们说，把电线拉进像这样摇摇晃晃的破烂大篷车里来，很不安全。所以，我们跟好多好多年前的吉卜赛人一样，用



同样的方法取暖照明。车里头有个烧木柴的火炉，烟囱从车顶上穿出去。这让我们不至于在冬天挨冻。还有一只石蜡油炉子，可以在上面烧水炖菜。另外，顶棚还挂着一盏石蜡油灯。

我该洗澡的时候，父亲就烧一壶开水倒在脸盆里，然后，他就把我给脱个精光，蹲在地上，浑身上下给我擦洗一遍，最后再站起身来。我觉得，这样就能把我洗得仿佛在浴缸里一样干净……也许还要干净，因为洗完的时候，我并不是坐在脏水里面的。

说到家具，我们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还有一个狭小的五斗橱。这些，就是我们拥有的使家显得舒适的东西了，而我們所需要的也就这么多了。

厕所是个非常滑稽的小木屋，就在大篷车后面的农田里。夏天的时候，倒还不错。可是，我告诉你，要是冬季下雪天里，到那里蹲着，可就仿佛蹲在冰箱里啦。

紧靠着大篷车背面，长着一棵苹果树。九月下旬成熟时，它会结出可爱的苹果。那时，你就可以一连几个礼拜不断地摘果子吃了。树上有的枝桠低垂在大篷车上面。夜里，风儿把苹果刮下来，往往落在车顶上。我躺在吊床里，只听得头

顶上咚咚咚一个劲地响。不过，这些声音我从来不怕，因为声音是什么弄出来的，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说真话，我喜欢住在那个吉卜赛人大篷车里。特别是晚上，父亲掖好我床上的被子，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它了。石蜡油灯捻得很低很低，看得见旧火炉里的一块块木柴冒出的红色火焰。自自在在、暖暖和和地躺在小屋里的吊床上，简直美妙透顶。而最最美妙的是，我进入梦乡时，父亲还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他坐在他的椅子上，或者躺在我上面的吊床上。



2 大块头的友好巨人

无论别的男孩子有过什么样的父亲，我父亲都是最叫人高兴的、最棒的父亲，这丝毫没有疑问。瞧，这就是他的画像。

要是你对他不熟悉，就可能觉得他是个严肃而又刻板的男人。其实他不是。实际上，他是个非常滑稽的人。叫他看





起来这么严肃的，是他嘴角上从来没有笑容。他的笑全部是依靠眼睛完成的。他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如果你仔细瞧的话，你简直能看得见，他每一只眼睛中央都有一个细小的光点在闪烁舞动着。然而，他的嘴却从来一动不动。

我很高兴父亲是个用眼睛笑的人。这就是说，他绝不会对我假装微笑。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想闪光，那叫你的眼睛闪光是不可能的。而用嘴笑就不同了。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心里想的话，就能装出嘴角在微笑的样子，只要挪动挪动嘴唇就成了。我还知道，嘴角上的笑容总是跟眼睛的微笑一起来的。所以，你要小心了，要是有人用嘴冲着你笑，而眼睛却一动不动，那肯定是伪装的。

我父亲也不是你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我看，他一生当中读过的书恐怕不超过二十本。可他讲故事讲得很棒。每天晚上，他都在我床边编个故事，而最好的故事还能连续讲下去，一连讲好多个夜晚。

其中有一个故事，想必起码讲了五十个夜晚。那个故事描写了一个身材硕大的叫做“大块头的友好巨人”，也可以简称“大友人”。“大友人”比起普通人来高三倍，手掌像是手



推车一般。他住在离加油站不远的的一个地下大洞穴里，只在傍晚时分才来到露天地里。他在洞穴里开着一个魔粉工厂，能够制造出上百种不同的魔粉来。

父亲讲故事时，偶尔会挥舞着胳膊，摇晃着手指头，大步走来走去。不过，大半还是坐得离我的吊床很近，声音也十分柔和。

“‘大友人’的魔粉是用孩子们睡觉时做的梦制造的。”他说。

“怎么样制造的？”我问，“告诉我是怎么样制造的，爸爸。”

“梦这东西，我亲爱的，非常非常的神秘。它们像云彩一样在夜空里飘飘荡荡，寻找睡着了的人。”

“你能看见它们吗？”我问。

“谁也看不见它们。”

“那么，‘大友人’是怎样捉住它们的呢？”

“哦，”父亲说，“这就是叫人们感兴趣的地方了。你瞧，一个梦在黑夜的空气里荡来荡去，同时还发出一种细微的嚤嚤的声音。那声音那么柔和，那么低沉，一般人是不可能听见的。可是，‘大友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听见。他的听觉简直匪夷所思。”

我喜欢父亲讲故事时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专注的神情。
只见他脸色泛着光，沉寂而又冷静，意识不到周围的一切。



“‘大友人’，”他说，“听得见瓢虫走过树叶的脚步声，听得见蚂蚁们疾行在土壤里时相互说话的耳语，听得见一棵树叫樵夫用斧子砍进身体时突然发出的那种尖利的痛苦呻吟。哦，是啊，宝贝，在我们周围有满世界的声音我们无法听见，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还不够敏感。”

“他捉到梦后又怎么样了昵？”我问。

“他把它们囚禁在玻璃瓶子里，再把瓶盖拧紧。”父亲说，“他那洞里头有成千上万个梦呢。”

“他捉到好梦的同时，还能捉到坏梦吧？”

“是啊，”父亲说，“两种梦他都捉。不过，他只用好梦制造魔粉。”



“他拿坏梦干什么呢？”

“把它们炸碎了呀。”

我多么爱我父亲，想说都说不清楚。他紧挨着我的吊床坐着的时候，我就会伸出胳膊，把手放到他手里面。于是，他就握起细长的手指紧紧攥着我的拳头。

“‘大友人’造了魔粉，拿它干什么呢？”

“他趁着夜深人静，”父亲说，“悄悄来到村庄里，去寻找有孩子睡觉的房子。因为身材很高大，他能够到一层甚至两层



楼房上的窗户。发现有孩子睡觉的房间，便打开手提箱……”

“他还有手提箱？”我说。

“‘大友人’总是提着个手提箱和一个吹管，”父亲说，“那吹管就跟灯柱那样高，手提箱是放魔粉的。于是，他就打开了手提箱，挑选出合适的魔粉……放到吹管里……接着冲着窗户把吹管伸进去……接着吹呀吹的……把魔粉给吹进屋……于是魔粉在房间里飘荡起来……那孩子便把它吸了进去。”

“然后又怎么样呢？”我问。

“然后，丹尼，那孩子就会做起离奇古怪的梦来……梦做到最离奇古怪的节骨眼儿上时……那孩子就不是在床上睡觉了……而是完全清醒过来，刚好来到梦里那个地方，加入到整个梦中去……我是说……仿佛在真的生活中那样加入到了梦中。明天再讲吧，夜深了。晚安，丹尼，睡吧。”

父亲吻了我，然后把石蜡油灯芯捻得很低，直到火苗熄灭，自己坐在木柴火炉前面。那会儿，炉子在黑暗的屋子里闪着红得可爱的火焰。

“爸爸。”我悄声说。

“什么事儿？”